

景德镇是瓷都，几个老同事对形状各异的青花瓷瓶瓷盆瓷杯青睐有加，唯独我挑选了一个陶瓷杯，那模样就像当年在厂子里发的搪瓷杯。老同事说，你有劲哦，看来你对搪瓷杯是情有独钟，有感情。

说对了！

那个年代，进厂的发有一个搪瓷杯，杯子外除了印有厂名，还有持有者的工号，如果供职于沪上有名头的企业，那是很受人待见的，常常会引起羡慕的目光，搪瓷杯就是名片，用不着介绍用不着转弯抹角，一看就明了，哦，依是大单位的人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我在车间搞党务工作，到班组走走，第一眼就是工作台一排齐齐整整的搪瓷杯，就像手拉手肩并肩的亲兄弟，不消说，给人留下这个班组很“和顺”的印象。在我的记忆里，这些或新或旧的搪瓷杯总留有磕磕碰碰留下的伤痕，有的在抓手有的在杯体，更多的在杯盖，这是见证岁月的痕迹，都有一段发生在工友间喜怒哀乐的故事。

悠悠岁月 | 金洪远

印着厂名的搪瓷杯

因为是机修车间，见多识广的师傅都有一手绝活，属于厂子里有“脾气”的一族。工友们性格各异，有的火爆，像炮仗一点就着，有的性格温和内敛。工友间相处难免有疙疙瘩瘩，但大都直来直去，有话直说，敲当面锣。

记得有两位从大西北三线建设回来的管工师傅，因为在大修收尾安装顺序意见不合，在收工时当场“现开销”，都是厂子里数一数二的老法师，这阵势将班组几个青工吓得不知所措。还记得我闻听这个信息心头一震，从厂部开会匆匆回到车间，此时早已过了下班时间，但见管工班休

息室不时传出忽高忽低的话音，看见我，他们都笑了，举着搪瓷杯相邀，来来来，喝两口。杯沿沉积的层层茶垢，仰头一大口，刚入口是浓醇醇厚粗茶的苦味，没一会儿，舌尖泛起的是浅浅的香淡淡的甜，两个师傅笑道，爽！说罢两个搪瓷杯一碰就是一句“干”！呵呵，两个“七级工”做生活清爽，处理老弟兄之间小矛盾的生活“头势”也清清爽爽，“七级工”之间的小事情是犯不着30出头的我来费心费神做老娘舅的！

搪瓷杯就像一个朴实、淳厚的工人师傅伴随我在车间十年，只要你稍微留意一下，有的杯子磕磕碰碰留下

或浅或深的伤痕，有的杯口掉瓷了，虽然厂子里每年都有新杯下发，不知什么缘由，很多工友都舍不得丢弃，依旧喜欢用旧的搪瓷杯泡茶，是越老越有腔调，还是岁月痕迹的见证，或许两者兼而有之。我听得最多的是：嗨，用了这么多年，就像知根知底的老弟兄，有感情了！

不过，也有例外。有时到师傅家串门或聊天，在他们的玻璃橱里可以看到簇新的印有“先进工作者”“先进班组”的搪瓷杯高调亮相，按照报纸编辑的说法是“头条”。如果亲朋好友见了，总免不了要夸上几句，虽然嘴里乐滋滋地谦虚几句，但心里还是蛮受用的，属于精神补药。

时过境迁，当年上海每家每户必备的搪瓷杯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，但于我，在景德镇邂逅这搪瓷杯却像失联多年的老友又一次让我兴奋和激动。杯中日月长，杯里情意深，我收藏这心中的永远搪瓷杯，收藏这萦绕她周遭一个个工友间难以忘却的故事。

工作手记 | 刘千荣

同事路博士

我爱说我的同事路博士。严格地说来路博士是我的前同事，再准确地说路博士只是“半个同事”。因为路博士和我在同一家公司共事的时候，还处在半工半读的兼职状态。

由于路博士还在读博，所以只是每年的寒暑假才到公司忙活个十天半个月后又很快闪人。刚进公司时的我并没有见过他人，当然也不认识。到了年末，老总让我把办公的地方让给路博士撰写论文。鸠占鹊巢、喧宾夺主，虽然没那么严重，把我从办公的地方撵出来，总不是很开心，第一印象有点糟。因此与路博士交流不多，除了在春运抢票上吐槽买票难外，没说过几句话。

春节过后上班又不见了路博士的踪影，听说他是西北某高校在读博士，因和公司总工程师师出同门，被导师推荐到公司兼职。出于对人才的尊重和博士头衔的敬畏，我多少有点后悔不该和人计较，更不应该与高人失之交臂。

又是一年春节将至，接到突发任务，让我去北京出差一趟，给在北京的路博士送去公司保密证书和公章，并陪同路博士参加一个会议。正值春运之初，好不容易才抢到一张傍晚去北京的票。走进火车站一看，都是回家过年的人。四周春运宣传横幅标语高悬，满满的归乡团圆氛围，自己却要进京公干。随手拍了几张火车站人山人海的照片，配两句七言诗“别人还乡奔团圆，在下出差向帝京。”对路博士不免又多了一份莫名的埋怨。

因为北京出差的需要，我和路博士相互加了微信。我喜欢在

朋友圈晒我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，路博士多会给我点赞，彼此这才增加了解。等暑假路博士再来公司，我们无话不谈。路博士在西安读博，老家在河南林州市，那里最引以为豪的是红旗渠。虽说出生在乡村，路博士却天资聪慧。虽然博士在读，却已经结婚成家，老婆是他青梅竹马的同学。路博士人生可谓顺风顺水，让人羡慕嫉妒恨。

路博士让人钦佩的不只是他那金光闪闪的博士招牌，还有他的学识和为人，从他身上能看到什么叫德才兼备、品学兼优以及红旗渠后人的执着。我为公司出宣传册，其中公司简介要用英文版，拜托路博士代为翻译，他还为我的中文原创做了纠错。这一点我就特佩服。一次在街上办事，遇到一位推销奶昔减肥产品的中年妇女，三句两句交流，那女人居然说出了路博士的大名。我在同事中感叹路博士朋友遍天下，对路博士赞叹道“天下谁人不识君？”尽管语句里颇多调侃，但路博士确实颠覆了我以往认为的博士都清高，甚至都是读死书的书呆子形象。

今年夏天，路博士终于毕业了，婉拒了公司的挽留，在北京找了一家科研单位。进京履新前在上海小住几日，回公司和领导同事告别。下午的离沪火车，中午特地跑到我的住地道别。我举杯给他饯行，并送了自己新出的一本散文集。坐在火车上的路博士发来一张截图，圈出了我新书中的错别字。我的感动大于尴尬，因为路博士认真在阅读我送给他的书。

路博士叮嘱我去北京一定要和他联系，我也在想有机会去北京一定找博士“重与细论文”。

乐在其中 | 陈祖龙

草根斯诺克“大师”赛

退休以后，我与小区会所的斯诺克球台结下不解之缘。因为我发现，斯诺克这项体育运动对我们上了点年纪的人来说，实在有很好的强身健体作用：运动量虽不大，但为了寻找最佳的进球角度和路线，你需要围绕球台不断走动并仔细观察，我用计步器测过，三四个小时打下来，双脚迈动不下五六千步，浑身发热，周身筋骨舒坦；球杆击球瞬间须目光专注，心无杂念，气定神闲，手、脚、眼睛、大脑诸器官高度协力配合；为了击打好高难度的球，常常需弯下身子、昂起脑袋反复察看与揣摩，无意中颈椎得到了极好的锻炼……

时间长了，经常一起练球的球友自然而然成了好朋友。那天不知谁说起，现在社会上斯诺克比赛很多，我们何不依样画葫芦搞一场？好主意！众球友顿时来了兴致。一番七嘴八舌之后，比赛的大致模样勾画出来：赛名——我们很“无耻”地定为“某某小区草根斯诺克大师赛”；参赛选手每人出资大洋20，16名选手共计320，冠军奖金

100，亚军80，季军60，单杆最高分奖金40，余下40大洋买些花生瓜子，供休息的选手和捧场观战者食用；为使比赛显得隆重正规，请会所“赞助”4本获奖证书并在证书上加盖会所大印……

还真别说，比赛那天，草根“大师”赛还真像模像样。热心人自费买来红纸写上赛标挂在墙上；16名选手加上观战的家属济济一堂；裁判煞有介事地西装领结白手套……分组抽签后，选手们捉对厮杀。球台上有时打出一颗欲进A袋结果却进了B袋甚至C袋的“妖怪”球时，击打者心中窃喜脸上却装出一副绅士模样说声“sorry”，对手脸上写满不屑还硬要赞之为“好球”。

观者哄笑。所有在场的人身心都得到极大的放松与愉悦。

这样的草根“大师”赛，近几年我们每年都要举办一次。热闹快乐精彩不说，经常的练球和比赛，我那曾经有过的“三高”（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血糖）和颈椎的不舒服，却实实在在地抛到爪哇国去了。

时令话题 | 童伟忠

露天晚饭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读初中的我每年暑期都要到余姚乡下度假。记得傍晚时分，奶奶总是吩咐我从院子的百年老井中打两桶水上来，泼洒在屋前青石板铺就的一方平地上，被烈日烤了一天的石板经凉凉的井水一浇，立时蒸气氤氲，迅速降温。少顷，父亲从堂屋内搬出用松木做的四方形餐桌，放在平整的石板上。一家人分坐在四把竹椅上，晚饭开吃。

那时，家境虽不富裕，饭桌上的时鲜蔬菜倒也不缺，紫得发亮的落苏一盘红烧，一盘清煮；艳似红灯笼的番茄与嫩黄的鸡蛋炒在一起，色香味俱全；豇豆、土豆、黄瓜或凉拌或葱油炒制，也隔天轮番上桌，还有我

亲手摘下的葫芦状南瓜做成的汤……这些时蔬就长在围墙内的自留地里，触目可见，随时可采。有时菜肴比较丰盛，父亲会允许我咪两口自酿的米酒，甜中带酸的味道开胃又消暑。印象最深的是两道常驻饭桌的下饭菜，一是蒸梅干菜，一是蒸咸带鱼。奶奶说，这两个宁波菜夏天放得长，不容易馊，配上丝瓜蛋花汤，很下饭的。

当驱蚊烟逐渐消散，蛙鸣声此起彼伏的时候，夏日“露天晚饭”也告结束。此时，火烧云般的晚霞尚未落幕，天色还未黯淡。父亲点上一支烟，惬意地抽着，饶有兴致地说着村里新近发生的趣事，而慈祥的奶奶照例会问我：“明天想吃什么啊”？